

从表演性理论视角解读《不可儿戏》

杨丹丹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不可儿戏》是爱尔兰剧作家王尔德的作品, 剧作中的杰克和阿尔杰农两位主人公的言行举止体现了人物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表演性。剧作描写了这两位主人公为了方便行事, 编造谎言, 谎报姓名以偷换身份, 结果谎言破裂, 表演出现断裂, 最终真相大白, 喜剧收尾。本文借助表演性理论解读剧作中主人公的行动, 揭示人物身份的塑造过程。

【关键词】《不可儿戏》; 表演性理论; 戏剧表演; 重复引用; 断裂

引言

“上世纪50年代, 英国语言哲学家 J. L. 奥斯汀从行为的角度研究语言, 发现并阐释了“施事”(performative)行为, 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奥斯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 德里达对语言学领域的“施事”行为理论加以批评和建构, 并引发塞尔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一持续 20 年的学术争论相继卷入一大批不同阵营的学者, 使得“表演性”(performativity)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概念”^[1]。“在英国文学史上, 奥斯卡·王尔德是继佩特之后有影响的唯美主义理论家, 在理论上颇有建树。在创作方面, 他涉猎甚广, 既发表了诗歌、散文、童话、小说, 又写出了戏剧”^[2]。剧作《不可儿戏》展现了唯美主义代表王尔德语言的精美, 构思的精巧。本文借用表演性理论对这部戏剧进行解读, 分析杰克和阿尔杰农两位主人公易装、改名等“表演”行为, 揭示人物身份的塑造过程。

1 戏剧表演

“表演性一词来源于表演研究, 表演研究最初只与戏剧表演有关, 它被硬性束缚在戏剧文本中。后来, 表演研究逐渐丰富起来, 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表演、身份表演性等诸多方面。因此, 身份表演性与戏剧表演等其他表演之间存在共通之处。从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来看, 身份是一种符合社会规范和文化环境的表演成就, 身份建构的姿态和行为与戏剧语境中的表演姿态和行为有相似之处”^[3]。“巴特勒认为表演性本身就具有“戏剧性”和“非指涉性”双重含义。戏剧性意味着人类的身体不仅仅是物质, 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可能

性的具体化, 非指涉性表明人没有本体论身份。也就是说, 通过姿态和行为的表演性, 身体拥有多种可能性。通过身体上的着装、手势、动作和语言的表演性, 人们可以拥有多种不同的身份。身份处于一个动态的“成为”和“做”中, 而非存在的自然事实”^[3]。戏剧表演同样适用于剧作《不可儿戏》中的杰克和阿尔杰农, 这两位主人公为了方便行事, 通过变换着装和动作和语言等, 拥有了不同的身份, 即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和虚构的表演出来的身份, 在不同的场景中表演不同的身份。“场景在戏剧表演中也很重要, 它指的是“戏剧作品或电影的所有视觉方面, 如舞台设计、布景、服装和演员”。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身份表演中, 场景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表演也很重要”^[3]。例如, 杰克和阿尔杰农在乡下和城市两个不同场景中表演不同的身份。杰克在乡下时表演的身份是可靠的监护人杰克, 到城里表演的身份是“任真”; 而阿尔杰农在城里时表演的身份是贵族文艺青年阿尔杰农, 到乡下表演的身份则是杰克虚构出来的弟弟“任真”。

剧作中, 杰克是被一位叫詹姆斯·卡多的老先生收养在乡下的, 老先生指定杰克为其孙女塞斯莉·卡多的监护人。杰克为了进城和自己心爱的女孩格温多琳见面, 每次离开乡下进城时, 杰克都对塞斯莉·卡多撒谎, 说他要进城照顾他的惹是生非的弟弟“任真”。而所谓的惹是生非的弟弟“任真”根本不存在, 是杰克虚构编造出来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景中杰克拥有不同的身份。在乡下, 杰克是一位做事认真且受尊敬的监护人。“像他这个年纪举止庄重的没几个, 而且我从未见过像他这么有责任感的年轻

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4]（32）。杰克认为乡下的生活让人厌烦，所以编造去城里处理弟弟的事情的谎言，到城里放松放松。“进城是为了给自己谋点福利，回老家当然是造福一方啦”^[4]（5）。到了城里，杰克马上转变身份，对外宣称自己的名字是“任真”，自己表演起了“任真”。与在乡下举止庄重的杰克不同，杰克表演的“任真”在城里言行随意，如随意吃阿尔杰农为客人准备的糕点。阿尔杰农见状说“老兄你准备把盘子都吃下去吗？你还没有和她结婚呢，别不把自己当外人”^[4]（6）。与心爱的女孩格温多琳调情，女孩的母亲对任真不满。“任真”追问女孩母亲不待见他的原因，阿尔杰农则说“看看你和格温多琳相互调情的那副德行就知道了”^[4]（5）。可以看出，杰克通过改变动作和语言，成功拥有了新身份“任真”，并且在城里和乡下两个不同的场景中，杰克表演着不同的身份。

阿尔杰农是生活在城里的贵族，经常发表自己对现代文学的看法，有时弹弹钢琴，是个上流社会的文艺青年。“伦敦西区半月街，阿尔杰农公寓的起居室，室内家具优雅华丽，毗邻的房间传出阵阵琴声”^[4]（3）。阿尔杰农与杰克交好，在揭穿杰克玩的班伯里把戏后，阿尔杰农发现杰克还是塞斯莉·卡多的监护人，与杰克谈论塞斯莉·卡多后，阿尔杰农对塞斯莉生起了兴趣。阿尔杰农为了去乡下看看塞斯莉·卡多，他吩咐仆人莱恩，让莱恩准备他的全部“班伯里”行头。阿尔杰农说到“估计下周一我才能回来。你把我的正装、便装以及班伯里的全套行头都给我拿来”^[4]（28）。到了塞斯莉家里，阿尔杰农穿着华丽，风流倜傥。表演起杰克为了进城而编造出的在城里惹是生非的弟弟“任真·沃森”，阿尔杰农穿着全套班伯里行头从城里赶来，表演起了“任真”，说明阿尔杰农通过改变着装拥有了新的身份，并且在城里和在乡下两个不同场景中，阿尔杰农也表演着不同的身份。综上，表明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可以通过改变着装等拥有不同的身份，并说明场景在日常生活的表演中起着重要作用，也体现出身份表演的戏剧性和动态性。

2 重复征引的姓名

“巴特勒认为性别的行动是不断重复的表演，由此才能

巩固和稳定权力作为内在规定性的自身效力，进而在《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中巴特勒说道：“操演”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某种单一的、或者蓄意的行动，而应该被看做是话语生成的结果，并且它不是一次就形成的，而是通过重复和征引而形成”^[5]。表明性别是在不断地重复中形成的，这也适用于《不可儿戏》中的人物塑造过程，通过不断地重复征引姓名，不断地重复表演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让大家信以为真，使这个人物成为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在剧作《不可儿戏》中杰克不断声称自己的名字是任真，并且不断地重复，让大家信以为真，认为杰克的名字就是任真。这也反映出巴特勒所说的操演不是单一的行为，而是通过不断地重复，是话语生成的结果。阿尔杰农看到上次聚会时杰克遗留下的烟盒内部的名片时，他开始质疑杰克的身份。阿尔杰农质问杰克，阿尔杰农说到“一直以来，你都说自己叫任真，我介绍你时，也说你叫任真，别人叫你任真，你也是答应的。你看起来就是一副任真样，我这辈子没见过比你看起来更像任真的人了... 白纸黑字，就在你的名片上，这儿碰巧就有张。（从烟盒里抽出一张名片）”“任真·沃森先生，学士，奥尔巴尼公寓4号”^[4]（9）。可以看出，通过不断地重复扮演“任真”，杰克仿佛就是真正的任真，任真似乎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杰克回答阿尔杰农的质问说到“实话告诉你吧，我在城里的时候叫任真，在乡下的时候叫杰克，烟盒是我在乡下收到的礼物”^[4]（9）。对于为什么到城里要改名易姓，杰克解释到“阿吉老兄，像你这种没正行的人，怎么能体会到我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呢。人要是当上了监护人，凡事都得做出个表率来，这是监护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成天装腔作势地说话，未免不利于身心健康，为此我才要到城里来消遣消遣。假装有个名叫任真的弟弟，住在奥尔巴尼街，时常惹事生非的，也是为了方便行事。阿吉老兄，这就是全部的真相，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4]（10）。出于对自己在乡下的名声的维护，杰克进城就改名“任真”，并且不断扮演任真，女孩格温多琳也因为“任真”这个名字而痴情于他，说明身份不是一次操演形成的，而是不断地重复和征引。

阿尔杰农到乡下寻找塞斯莉·卡多时，也拿出了“任

真·沃森”的名片，假装自己是任真，表演起了杰克虚构编造的那个惹是生非的弟弟任真，女孩塞斯莉·卡多也因为“任真”这个名字爱上了阿尔杰农表演塑造的“任真”，塞斯莉对阿尔杰农说到“如果哪个女人结了婚，而丈夫不叫任真，那她的婚姻一定会倒霉透的，我真可怜这样的女人”^[4]（49）。阿尔杰农问到，如果自己叫阿杰，塞斯莉还会爱自己吗？塞斯莉回答说，“任真，要是你叫阿尔杰农，我可能会尊敬你，我可能会赞赏你的品格，但是只怕无法对你一心一意”^[4]（49）。阿尔杰农通过名片和谈话，一次次地重复表明自己是任真，把自己塑造成“任真”，塞斯莉·卡多也爱上了阿尔杰农表演的“任真”，所以也表明身份是通过不断地操演和重复而形成的，通过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身份，身份也因此不断重复形成。

3 表演的断裂

“巴特勒指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上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断裂”^[5]，说明生理上的性别和文化建构的性别的断裂，这也适用于《不可儿戏》中杰克和阿尔杰农的自我身份和表演身份的断裂。“在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中，表演性“断裂”的时刻出现于个体不再表演社会赋予他/她的性别，从而产生了“性别麻烦”^[6]。而在剧作《不可儿戏》中，杰克和阿尔杰农因为表演“任真”被拆穿，中断了表演，表演产生断裂。剧作中塞斯莉和格温多琳都爱上了被虚构编造出来的“任真”，当格温多琳听到自己的心上人“任真·沃森”是年轻貌美的塞斯莉的监护人时，不禁心生嫉妒。“那好，塞斯莉，咱们就说个痛快。我希望你至少得四十二岁才行，相貌最好比同龄的女人更平庸一些。”^[4]（52）。塞斯莉和格温多琳发现自己都与“任真”订婚了。塞斯莉对格温多琳说“亲爱的格温多琳，我没有理由隐瞒你，任真已经跟我订婚了，这件事《乡村报》下周一定会报道的”^[4]（53）。格温多琳争辩到“亲爱的塞斯莉，恐怕其中有什么误会吧。沃森先生已经跟我订婚了。订婚启示最晚会登在礼拜六的伦敦《晨报》上”^[4]（53）。两个女孩刚见面时的对对方的好感变成了疑惑和愤怒，都觉得自己的心上人受到了对方的蛊惑，互相满怀敌意。杰克上场，格温多琳大喊“任真”，塞斯莉则指出与格温多琳相拥的是自己的监护人杰克叔叔，不是任

真。而阿尔杰农上场，塞斯莉与其相拥，格温多琳指出与塞斯莉相拥的正是自己的表哥阿尔杰农·蒙克列夫，不是任真。

两个女孩发现自己被骗了，她们都与不存在的人(任真)订了婚，于是一起气愤地走进屋里，而阿尔杰农与杰克由于班伯里把戏穿帮了而气愤，互相不理解对方的感情。至此，杰克和阿尔杰农的表演结束了，社会赋予的身份和表演的身份之间产生了断裂，两个人的表演被戳穿，中断了表演，表演产生断裂。杰克和阿尔杰农不再表演“任真”，回归了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

4 结语

本文借助表演理论，分析王尔德的剧作《不可儿戏》中的人物身份的塑造过程，通过戏剧表演，重复征引姓名，表演的断裂揭示出人物身份的塑造过程，戏剧表演表明通过改变着装和姿态等可以拥有多种身份，重复征引的姓名表明身份的建构是不断地重复操演的过程，而表演的断裂则表示被建构的身份的表演结束，回归社会赋予的身份的过程，综上，说明人物的身份是在不断地表演的过程中塑造的。

参考文献:

- [1] 何成洲. 巴特勒与表演性理论[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03): 132-143.
- [2] 吴学平. 国内王尔德研究述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01): 152-157.
- [3] 陈秀云. 《嘉莉妹妹》中嘉莉的身份表演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23.
- [4] [英] 奥斯卡·王尔德(Wilde O.)著, 王振译. 不可儿戏 王尔德戏剧精品选[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01.
- [5] 费雪莱.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理论研究[D]. 湖北大学, 2016.
- [6] 蒋贤萍. 《玻璃动物园》中“表演”的南方淑女[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13, 32(05): 17-22.
- [7] Loxley, James. Performativity[M]. Routledge; Macmillan Publishers NZ, Limited [Distributor]. 2006.